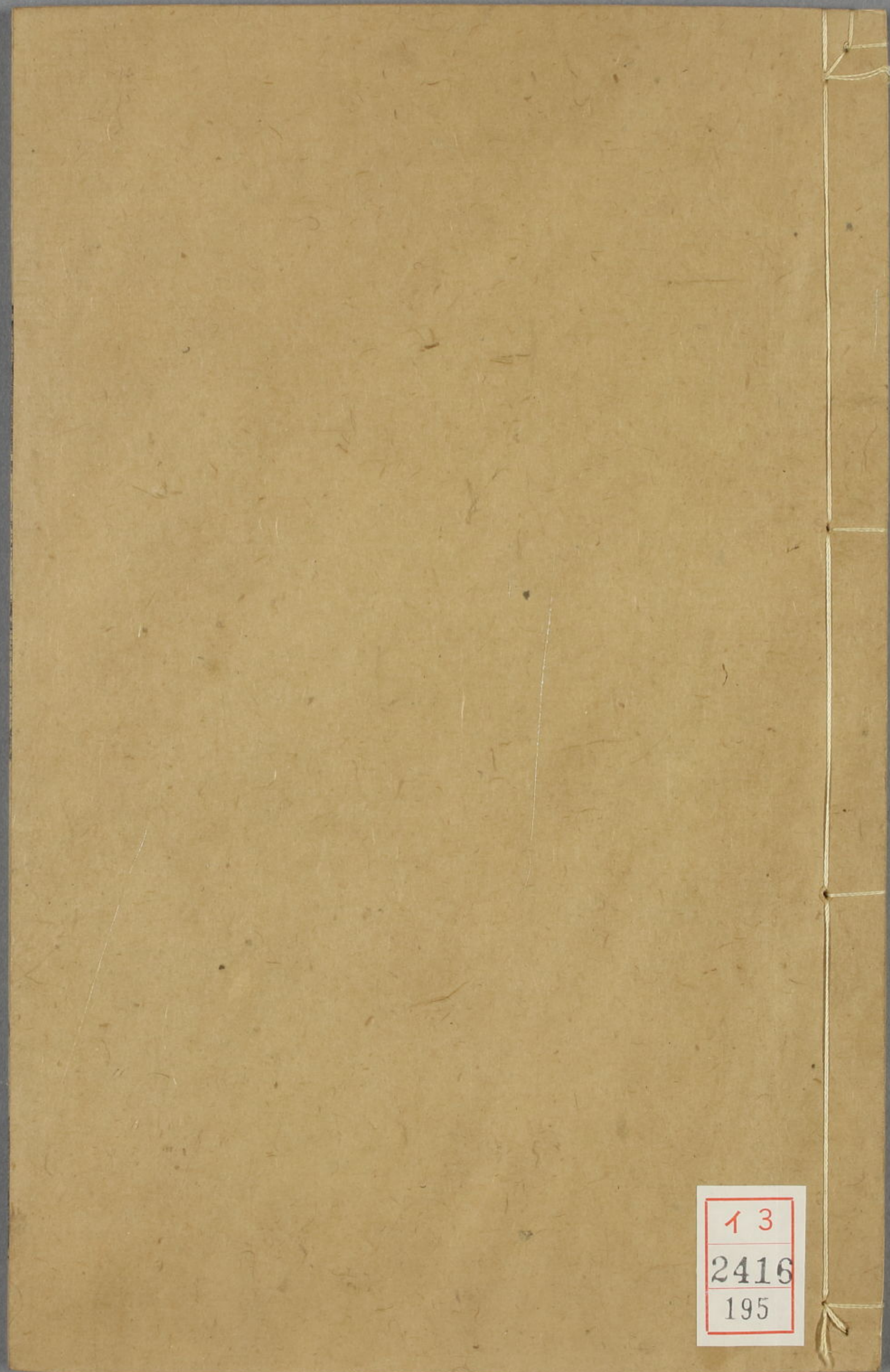




13
2416
195



13
2416
195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牛澤文庫

獸部八羊

狗豕

增貓

羊一

原說文曰羊祥也

詳一作

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

之字以形舉

增

埤雅曰羊佇也佇其美成而後足用

又曰羝性好觸突故從抵省字從抵省音從抵者以

低其角然後能抵突故也

原

爾雅曰麋大羊

音而大

角圓銳好

獬如羊

似羊而大

羊牡

音

牝牝

夏羊

牡踰

牝殺

白黑羊名

為

羊

黃腹

未成

肥

絕有力

奮羊

六尺為

羝

羊

國有大

獸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羊

曰大羊為臧六尺

說文曰咩

音羊

鳴也羔羊子也特五月生

羔也犖犖六月生羊也牽

反取達

七月生羊也特

卒歲也又曰牂牁羊也粉

反扶分

牡羊也羖

也播反扶員

黃腹羊也輕

反猶間

羊名也廣雅曰吳羊牝

一歲曰牡特三歲曰羖其牡一歲曰特特三歲曰牂吳

羊牂

居謁反

曰羖

蒲各反

殺羊牂曰羯牽犖犖

思完反

羔也

類說曰羖根羊也

原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長

額主簿

博物志曰羊而不角呼殺羊

一名胡額郎

一名青鳥

原易曰允為羊

又曰羖羊觸藩羸其角

毛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聚其角而戢戢然

周禮曰賓

客則羊人供法羊

法羊食饗積膳之羊

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

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

登首報陽也升首於室

凡祈珥供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內則曰羊泠毛

而羖羖

泠毛長羖結總也

山海經曰羖羊尾如馬尾出錢來

之山

臧音鍼玉篇作五咸反

穆天子傳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南史曰江東謂殺羊角為阜茨

原涼州異物志曰

封羊其背如駝廣志曰驢羊如驢

宋永初山川

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電麋羊大如犝牛桂海獸志曰

繇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羊不異

原春秋

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
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
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 **檀**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
太元經曰觥羊之穀鳴不類 **原**譙周法訓曰羊有跪
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 鄭
氏婚禮謁文贊曰羣而不黨跪乳有儀禮以爲贄吉事
之宜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瑞應圖曰鍾律和
調五聲當節則玉羊見 地鏡圖曰金百斤以上至三
百斤精如羊者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

增述異記曰梓樹之精化爲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
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原**雜五行
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
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
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又曰蛟羊似
羊而無角噉之毒 **檀**元中記曰羈胡羊也羈羊暗也
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卞彬禽獸錄曰羊性淫而
很 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酉陽雜俎曰濮固
羊大而美 瀛海勝覽曰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
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闊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

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鬬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
拖地後半皆翦淨頗似縣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鐵牌好
鬬好事者養之賭博爲戲又曰阿丹國縣羊白毛無
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
犬尾大如盤陶穀清異錄曰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
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爲第一膳夫錄
曰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癭白而有角
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
產者百餘斤格物論曰羊有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
南人所罕見夷堅志曰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

灼羊髀骨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粟則
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武珪燕北
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
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羊二

原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
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
之上綏山山在峨嵋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

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毛詩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時牧人廢宣王

之復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

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在

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孫

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

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對

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繢羊也

增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

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

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土也

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

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

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
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
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增又曰楊
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噫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旣返問獲羊乎曰
亡之矣曰何爲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
之所以返也原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
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
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
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
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
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
頭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項梁立爲
懷王 史記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人賀兩家
以羊酒 增埤雅廣要曰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
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金樓子曰修羊
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

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
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原史記曰卜式者河
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與弟式八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屣而牧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漢書曰
蘇武往使匈奴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
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搜神記曰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
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
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
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
大小肥瘠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
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因以號之 神仙傳曰曹
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

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棟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
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
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魏志曰楊
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
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又曰衛玠少時乘白
羊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名聞州
黨遂號曰璧人 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
所適嘗乘羊車忘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原幽明錄曰洛下有一洞

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
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
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
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
及求住荅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
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
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搜神記
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
吾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

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母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徑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增太元起居注曰劉毅諷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如其奏原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

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鍼之以數鍼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齧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增南史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鹽汁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宋陶穀清異錄曰天后好食冷修羊賜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孔帖曰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識其且敗因上雋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皇仁並茂量力取歡焉宣室志曰李德裕爲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日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鎮武節度使朱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

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唐五行志曰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靈異傳曰柳毅遇洞庭女牧羊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殺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與羊無異焉南唐書曰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己緡償諸生而

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羊犬仙序以記其事 清波雜志曰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遊嵩嶽醉臥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歟世無比者此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魏秦記曰宋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戾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王鞏甲申雜記曰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天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山房隨筆曰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遼史禮志

曰柴冊儀有司讀冊訖宰相北南苑大王請部帥進赭
白羊各一羣又曰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
輟耕錄曰元朝凡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元帝初入戒
壇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
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荅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
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
帝師無荅又曰每日進膳例用五羊自帝即位日減
一羊以歲計之為數多矣埤雅廣要曰永樂初設科
取士廬陵錢舉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
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傷一人曰非也羊角

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拆殿榜牘傳狀元
果解搢也

羊三

原觸藩 跪乳 上詳羊一易經 下 土怪 嶽精 上
羊二家語 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西嶽
貴首 上詳羊一禮記 詩曰祥羊貴首三星 叱石
嗽珠 上詳羊二神仙傳 丹毛 白血 續異記曰吳興
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戶
窺之見其牀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曜滿室
穆天子傳曰犬戎朝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
羊白 五穀 六飛 奚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穀羊之皮
獸部 羊

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為
 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
 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
 居春秋說題詞曰羊者詳也詳以收也合三為生以
 養士也故五色四角有沈懷遠南越志曰尉陀之府
 羊高三尺
 人獻周成王時攻虎將狼漢書譬如使豺狼逐羣
 記點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
 為用千足五皮食貨志羊千足其與人與千童
 殺肥犂詩俾出童殺注殺羊不童也無角曰童殺之
 諸父注云來思絜爾爾牛羊以思絜又絜絜
 未成羊蘇武事割尾捋鬚又宋膺異物志曰月
 坐皮下楊茂事

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亡岐喪易上詳羊
 尋生如故下見羊二幽明錄
 也言不待險難而失之士刳子證易士刳羊無血
 語竹葉引樹精化上詳羊二晉書獻子執
 鄭伯牽簡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贊始知
 執羔之貴下毛裏雪角觸藩裏雪武而吞之羊毛
 詳羊二左傳下來畢升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麾
 見羊一
 易經九牧千走一狼走千牧
 人九牧千走一狼走千牧
 意詳羊二荷葉刺木詳羊二列仙傳畜擾通淫
 論語周禮畜事教宜黍銜穀廣州記曰昔高固為楚相
 擾下同
 五羊銜穀至其庭
 因以五羊名其地
 火畜金精黍火穀故羊宜黍

也下詳羊 翠尾 黃腹 青羊 尾如翠色 下詳羊

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揚子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

氏曰羊外柔能悅草而內剛很故兌為羊 望翼 取

脂盛均大旱解郡守不其政而待龍貸雨是猶乘橙

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斯餘斤再縫

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饕羊土人歲取其脂非

久復 懸頭 燒尾 富羊能齧草雞啄五穀故懸頭以求

親助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不見

鹽耳 細肋 述異記曰陝西同州沙苑有佳羊謂之細肋

故山谷詩云細肋 食仙茅 飲苦泉 英州多仙茅其羊

食之舉體化為肪不復有血肉名乳羊食之宜人 寰

宇記曰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鹹苦羊飲

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 對角 剪毛 元張憲灤京

羊牧諺曰苦泉羊洛水漿 對角 剪毛 雜詠云皮囊

乳酒鐫錫肉奴似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或六角

者謂之鐫錫角羊以其角之相對也毛角雖奇香味稍別

不升之鼎俎 東坡詩曰剪毛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進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相感志曰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投之乃銷融也 腹

丹房鏡源曰羊脂柔銀軟銀鈎有寶羊角縮賀賀錫也 腹

生石 角養草 附膽而生黃狗有寶羊白色如玉石俱在腹中

可治翻胃及羊病 卑雅曰獐羊之在原不可牢畜老

也其狀若騾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

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獐 九頭 六角 九尾 北史隋漢王諒

羊養草以盤旋是也 二首 九尾 為并州總管潞

亂乃出 述異記曰周 二首 九尾 為并州總管潞

州有官羊二首相背以為詠之咎 易牧 宜驅 韓子

徵之阿丹國出於羊名九尾羊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仞之山 跋將易牧者今也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卑雅曰羊性前逆故宜驅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獸部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洪武類志卷四十一

至死

尾如馬

角亂犀

方物略記

曰龍羊出吐蕃

反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上重
八九兩黑質而白文以爲帶胯其用亂羣
化狼乳

麇述異記曰洛南有過狼城云幽王時羣羊變狼食人故築城避之張說奏有羊乳麇表見後

社祀竈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決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

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阜之詞已盡中
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爲有神驗

二樓下詳神記
繫轅
補牢
隱逸傳曰王敬弘以女適孔
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

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戰
國策曰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蒙皮輟肉李茂勲傳

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爲羣羊爭
趨之遂致敗韓屋金鑿密記曰李聚卿前羊肉一盤

賜全誨以下曰難吐珠化石孔帖曰五代南唐劉

金四年戊申年吐珠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the adjacent page visibl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樊胡子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郭功父五仙謠三番。

去乘雲諸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

今留空社其慘猶可譜
書萬卷聽人質閱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
末類苑曰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爲換鵞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數斤可名二文書爲

以圖報答來人賢索甚急公目公食學上義中朝

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才一餐學一亭故事曰邠公杜慆福壽少倫日食五餐一餐之費皆至萬錢

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
何而來曰自鄜夏來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

並無所覩清異錄曰竇嚴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愈之勸令頻食羊眼嚴遂終身服之其客重

家名雙暈羹世人有呼爲學士羹者
後語曰張議謂楚王曰夫爲從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

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高僧傳曰石虎嘗晝寢夢見羴羊負魚從東北來喜以訪弗圖登登曰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尚書卷之五

金華山

清波雜志曰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潤水

煙 挂角

斷臍 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語曰麋羊

其國此之謂也 舊唐書曰樵林國有羊羔生於土中

連地割之絕則死惟人著甲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

驚鳴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羣 出淵

種土 武元國志曰吳彥堂溪有白羊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

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忌婦人拍

手是效古也 元姚桐壽云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

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月埋著地中至春陽季

月未日為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

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波斯國亦有此

事以脛骨種之較耕錄曰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

兔食之肥美劉子觀童篇曰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

闇蠹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謂劉羊皮用

土種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水間雷而生臍系地

中及長駕以木臍斷便行蒿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

無睛能視

有角不用

易經注羊無睛而能視死不

粧點芳草

蹋破菜園

雲仙散錄曰午橋莊小兒坡

羊散於坡上曰芳草無情賴此粧點 裴晉公每使數白

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蹋破菜園矣

賜八百蹄 具三十物 孔帖曰回紇達于既行日賜羊

則 秋陰之氣 未位之神 杜陽雜編曰牛羊色白雖雜毛而

貝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草木經羊噉之餘必顛頽而

泊宅編曰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

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

取汝若輟食則可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給膳 謀羞 羸雅曰徐鉉云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

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欲具少牢之珍

而與羊謀其羞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今君欲以孔子

為司徒召三桓而議 上峭山 關海岸 涼州異物志

之亦與羊謀羞哉

獸部

羊

羊

羊

羊

若斥峭山勝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關凡曲名十有二五
曰關羊勝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關凡曲名十有二五
弱乃者入山時人謂之喜鹽畏露惟遠水為善日一
飲緩驅行乃勝勢也喜鹽畏露惟遠水為善日一
中地羊喜歸自還嫩之不勞人收晚出以瓦器砌羊關
晚出早歸故詩曰羊遠視長生謂羊畜之遠視者
牛下來常先於牛也遠視長生謂羊畜之遠視者
故史記家語孔子謂文王曰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廚而乳者釋之長生大齊日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長生供奉鬼化人變上詳羊二搜神記李審言忽得病如
狂候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
百里路傍遇羣羊遠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化
為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悅樂人何
養以終天年

羊四

原不畜

伐冰之家

不殺

禮大夫無

死肆

鄭伯有死

反肆

高士傳曰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

羊大王

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

肆耳遂孟春食麥與羊仲春獻羊仲春獻羊或寢或

訛或剥或烹

俱詩

曾過聽羊

青州雜記曰熊翻每

令客自割隨所好者

蒸熟自認取以竹刀切食號過聽羊

識大官羊

紅羊

青羊

尹喜內傳老子

之肆淫羊

博物志曰陰夸山有淫羊一日百編野

羊至一島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

黃羊

杜甫詩黃羊飲不羶注

而絕無人迹乃知生者

船人方餒因取食之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舉此詩以問北使時立愛立愛
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
 花羊桂海獸志曰南
之賺羊周頭高角
 玉羊有胡僧以玉羊一獻於鐸曰
 得此當生貴子元

羊五

增詩唐李嶠詠羊詩曰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
 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羶映雪開莫言鴻
 漸力長牧上林隈 宋黃魯直戲荅張祕監餽羊詩曰
 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充庖宰
 留與兒童駕小車 梅堯臣江鄰幾寄羊羝詩曰細肋

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蹋霜羝蒺藜苗盡初蕃息首藉
 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使無涯磨刀
 為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文天祥詠羊詩曰長
 顙主簿有佳名羝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叱
 教起石羨初平出都不失成君義跪乳能知報母情千
 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增表唐張說為留守奏羊乳麀表曰狎擾因依動息隨
 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又進鬪
 羊表曰遠生越雋蓄情剛洩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
 微物志不可挫如蒙效奇靈囿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躑躅以奮擊跌如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敵毅見而衝冠驚很鬪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捐怒蛙之意

原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
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原奏晉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
試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
有

增序宋梅堯臣逢羊詩序曰予晨過北郭見羣羊有羝
處前其首昂然而偉膺其角拱然而聳其毛茸然而長

自膊至腕綽綽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
及其宰也抵存而羣死之子歸作詩示諸友云

狗一

原爾雅曰犬生三獫宗二師一獫未成毫狗狗子未

長喙獫力短喙獨猓絕有力挑多挑佹狗也

狗四尺為獫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獨短喙犬也

獫胡斬犬吠不止也獫犬之知人心可使也言佳狂

犬也狄赤犬也增又曰獬音短腦狗也狡小狗也

又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叩也叩氣以守也原呂忱字林曰獬韓良犬也狔

鵠宋良犬也反五見逐虎犬也孔叢子曰盧黑何承

天纂文曰守犬為獫反扶木隴西以犬為獫反苗獫乃容

乃更皆多毛犬也反乃校獫反居例招反彫屈尾犬也反易

曰良為狗增毛詩曰無使老也吠原周官曰犬赤

股而躁臊增禮記曰凡祭祀犬曰羹獻言犬肥則可為羹以獻也

原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

三尺增家語曰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原山海經曰蜎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吳越春秋曰狡兔死走狗烹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增桂海獸志曰蠻犬如獵狗警而獫又曰鬱林犬出

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莊子曰犬不善

吠為良淮南子曰獬犬不自投於河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犬名曰賈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五行傳曰

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

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埤雅曰

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

原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生五子取青子

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

養之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

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
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
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增**金
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鶴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
等自出 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清異錄曰狗曰守
門使 老學菴筆記曰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
之不可推者 **原**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
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增**蘇軾
上神宗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
韓愈詩曰躍犬疾翥鳥 李後邨詩曰犬眠花影地

梅堯臣詩曰吠犬憎倦僕 孫覲詩曰睢盱犬透籬

狗二

原後漢書曰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時犬戎兵強乃募
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
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元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
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
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
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
爲狗生女爲美女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

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槃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槃瓠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浞而斷其頸 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為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猛 **博** 又曰鸛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博物志** 曰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原**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妊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乳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

眾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呂氏春秋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不返 又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遂扶以下公啖夫焚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為鬪且出又曰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又曰

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示閒暇也又楚辭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無祿兄謂秦伯景公也秦伯有習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左傳曰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

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

不當從此門入增又曰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

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

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

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

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莊子

曰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口上之質若忘其一原列子曰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

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戰

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綽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綽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齊王懼休將士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周氏之譽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詳薦舉春秋後語曰貂勃嘗惡田單安平君聞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

罪於先生嘗見惡於先生乎勃曰然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原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榼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問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

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
斃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漢書
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
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
非知陛下也 **增**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
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 **原**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
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 搜神記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
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

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
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東越閩中
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隙中有大蛇長八九丈大十餘
圍東治都尉及長吏或夢巫覡欲得噉童女常八月祭
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
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蛇犬作數斛養蜜灌之置穴
口蛇出頭大如園目如二尺鏡先噉養灌寄便放犬咋
蛇以劒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為后 又曰
昔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
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

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閣便爲人殺之乃絕東
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
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
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於家中皆言當
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
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馳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
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助
畜火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
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
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嘗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

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夸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夸並坐藉博伯夸密以鏡照之
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燄毛氣伯夸
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出
郡國志曰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
微時經此犬忽吠之尋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
報之桑無所好惟好張罾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罾以贈
之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
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
璩年六十一爲侍郎直內省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

見者於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果卒 **原華**
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夸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
前盡黑螭腦三升汝能得否夸皆從闓 **增**吳志曰孫
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
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
者逐犬遂升車被殺 **原**述異志曰陸機少時頗好獵
在吳豪客獻悋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
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自還一日至
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

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
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毫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
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
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
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旣得荅乃馳還洛計人行程
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去機
家二百步聚土爲墳邨人呼爲黃耳冢 **孫盛**晉陽秋
曰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增**晉五
行志曰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
有犬子聲掘之得一犬母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

不知所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
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集異傳
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昨天錫
上林避之乃隨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
攻未入門大破之 **原**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
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
養一狗甚悽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
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
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
轉急然波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

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
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
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
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露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隨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增廣古今五行志曰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劉撫軍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

其實遂殺石和

晉五行志曰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靈寶所滅南史曰袁粲父子以舉兵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犄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原述異記曰宋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返輒門外望之後元度病輒危困醫爲處方須白狗肺

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書又曰宋元嘉中嘉興縣朱休之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勝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弟皆死

北齊書曰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共惟

嘗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殯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隋書曰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惟欲得飲淨水耳至後日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猛狗但見一很狗無不競來吠齧若見此狗入寺悉在低頭掉尾

宣室志曰神龍時唐休景爲

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曰可於卑冗宮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爲曹官因得張君爲之乃問所爲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部即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景大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後旬日有二刺客爲犬所齧而斃孔帖曰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無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撫異記曰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

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吾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從之忽咋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麟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脩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酉陽雜俎曰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綦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於坐側獬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柳宗元非國語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廣豔異編曰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

樞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旣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

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毋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即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

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
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
異盡殺之歸集異記曰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
設宴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壻
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
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公曰此犬人性必讐於
子切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
見之始疑犬讐已犬見未寢又出戶李見犬去後乃以
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
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

喉而齧齧訖知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五行志曰
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
禦其不能者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意古今詩話曰
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
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
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
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
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襖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
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於熙陵之側澠水燕談錄曰
平原陸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古人所譏
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
至跑門闕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於
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江鄰幾雜志曰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
塞主妻爲昊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
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
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
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東軒筆錄曰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
時人謂之宋羅江泊宅編曰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
監察御史初入臺值都城閉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
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
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又曰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阜衣肩輿一金
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
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吏部尚書宣靖妖化錄曰宣

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 吳聞總錄曰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鄆州紹興丁丑四月有邨民託言母病邀至其家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詣縣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即遣弓兵隨犬所至至埋所發穴得尸復引至賊家盡獲凶黨 夷堅志曰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徐州守全椒縣結正

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麓頗幽僻常惟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邨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於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四然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賈似道悅生隨鈔曰舅氏慈遠公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爲衆犬所齧憤憤不食而死剖其心已化爲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脈絡真心也不知緣何至此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范成大攬轡錄曰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本國人用以祭天禱病遼史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松漠紀聞曰金國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永呂雜志曰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輟耕錄曰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家已閹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犬之爲妖多見之於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又曰高麗以北爲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地極寒每歲委官給散資糧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又曰北方阜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

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轂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
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
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彙苑曰
弘治中充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
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旬三日犬化為主
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
妻信不疑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真偽妻及鄰
里白於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
犬精也視婦眉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
故裸而視其眉間有血紋密使以血厭之偽夫化犬立

撲殺之

狗三

金畜

斗精

應劭風俗通曰殺犬磔攘犬者金畜攘者却也

烏龍

青鸛

詳上

月而九六十三

陽氣通故斗運狗三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

烏龍

青鸛

詳上

狗二續搜神記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

烏龍

青鸛

詳上

烏龍

青鸛

詳上

烏龍

精上詳大狗賦

黃頭

赤精

黃頭

黃頭

黃頭

黃頭

黃頭

黃頭

也下詳續搜神記

長耳

短喙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長耳

黑狗

黑狗

黑狗

黑狗

黑狗

望視之兔白蹄之系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

旅獒

旅獒

旅獒

旅獒

旅獒

旅獒

旅獒

旅獒

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

周狗

周狗

周狗

周狗

周狗

周狗

周狗

周狗

傳休奕走狗賦

周虞風土記

宋淖

韓盧

介關

閭

閭

閭

閭

獸部

犬則渴

犬則渴

犬則渴

犬則渴

犬則渴

犬則渴

犬則渴

犬則渴

里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渾逐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下詳狗二戰國策白首

素牙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齋書

銜卵上詳狗二述異記走百里高三尺上詳狗二

有郭公魏晉俗語曰太康七年天郊壇下黃耳赤

身上詳狗二述異記食虎逐麋瑞應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赤身高四尺敞蓋重鑲尼

狗逐麋之犬不顧兔耶謂求大也敞蓋重鑲尼

仙負女淮南王羅大皆升仙斃毒訴冤晉太子

所傷醫云宜食蠶胎食牽上蔡吠深巷黃犬出上

之愈下見狗二列子牽上蔡吠深巷黃犬出上

蔡門豈可得乎不夜吠畜土性無事犬不夜吠

古詩犬吠深巷中不夜吠畜土性無事犬不夜吠

性不搏噬守禦曹植表盧狗悲號國知其才乃試

問名吠形獻犬者既受乃開犬名不叱

左牽尊客之前不得叱宜梁去賢周禮狗移而

識家賣以嫁女漢祖移新豐雞犬各識其家晉吳

然無辨累累喪家信信迎吠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家之狗下假而不使猥無不噬管子曰管仲將

犬噬嚙旦暮欲噬我假而不使也君必去之言易牙

豎刁為亂也傳曰國狗之猥無不噬也猥狂狗也

戀主噬人猛相雄姿躡遺蹤尋漏跡

黃蒼白望上詳狗二陳書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

黃蒼白望上詳狗二陳書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

獸部

犬部

犬部

青曹之號 白靈 青散 陶弘景曰裴真君好養白犬

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西京雜 黑膺 烏

喙 上詳狗二華陽國志 蘇子瞻云予來詹耳得大狗

驚 卑脚 長翰 三歲時小讀曰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

以內賢之至德有良藥封之及愈卑脚犬曰青花忽來齧兒

穴邪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

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邪子後還山見犬色更赤有

長翰隨邪子遂留山上時邪子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生麓 有角 後漢書曰岑熙為魏郡太守無為而化

錄曰張狗兒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怪足 繫頸 呂

角抵之因感而有妊故小名狗兒 賈鼠狗期年而得曰

是良狗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藉之賈鼠狗期年而得曰

晉書曰齊王回入廢賈后后問曰起事誰曰梁趙后

曰繫狗當繫頸今反 巨口 短尾 說文曰巨口而黑身

懸蹄 廣志曰狗有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

蜀之南常雨少晴 吠雲 噬雪 犬名中記曰杜光庭有

又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大雪踰嶺

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狂走者數日至無

雪乃 磔道止風 投井降雨 爾雅注曰今俗當大道

已 書故賈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捕鼠

醉虎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客有盜狗善捕鼠

狗必酒也 曳馬 化龍 舊唐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

虎之酒也 拂蒜狗自此始也 續仙傳曰韋善俊挾一犬號烏龍

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蒜國中有一

拂蒜狗自此始也 續仙傳曰韋善俊挾一犬號烏龍

獸部 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後化龍乘之 咋蛇 銜兔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飛升而去 蛇尾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犬隆為
 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無所知犬將
 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隆往見隆問絕將
 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親戚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母邨陌有狗子為人
 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狗母邨陌有一死兔置元
 前而 狸德 豹聲 迪上詳狗二莊子 唐王維與裴
 待門 扣閣 國語曰趙簡子問何為史黠聞之以犬試
 之茲聞簡子曰何門簡子見之問何為史黠聞之以犬試
 將適樓而麓弗聞臣敢煩當簡子曰乃還下詳上狗
 二見于寶 哭市 上臺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犬冠憤絳衣上臺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物故畜犬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犬
 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犬

認所乘轎識為故主迎擾馴伏掉尾戀戀周解其意使
 置於船中後數日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纜
 東下犬望見跳躍嗥鳴奔隨不置凡三四里周顧見
 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口畜犬百 運水 銜磚
 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勝諸犬不食 運水 銜磚
 搜神記曰孫權時李信純襄陽人歸家不家養一大名
 曰黑龍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家養一大名
 時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焚之信走來
 處北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
 臥處周迴以信純醒來見犬已死縮身毛濕甚詢其
 於側火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縮身毛濕甚詢其
 迴却火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縮身毛濕甚詢其
 柳衣余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闊之即命具棺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佛而少右徒街寧置
 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收得一石佛而少右徒街寧置
 古寺基深可三尺取 銜怒 代勞 在鄂州得襄間二
 得佛耳塔成犬斃 銜怒 代勞 在鄂州得襄間二
 犬軀幹與犬斃 銜怒 代勞 在鄂州得襄間二
 維繫一日守卒暫解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圖與禁營
 獸部 自蓋頁自卷四百三十八 狗

柵爲鄰垣不固營犬十數成羣競至其旁肆意侮齧囊
犬以頸索拘繫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羣犬
去而曳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衆
相與言此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
報復之志乎蓋爲去其縛使得逞憾以凌勝負僉以爲
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其可欺羣吠而逐二犬奮以爲
殺四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
遺妻一子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
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頗大出解意而初徘徊抵暮
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吟而散不
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鬪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此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未應大輒代呼
米銜飯渾水燕談曰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
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傷惶其側似有憂思者
中舍屬之曰爾能爲我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
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
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

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餒孫氏愈愛畜之
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
石表其墓曰靈犬誌建寧志曰咸溪鍾家畜一犬
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
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
吐而飼之夜則臥於其旁少頃始返八乳兩首開窗括
山麓問花者朝夕往理所繞數八乳兩首開窗括
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少頃始返八乳兩首開窗括
州魏塘邨方通判乳媼周氏臨安人有蔡公者負其錢
最多屢索不還媼呼而責之蔡公言曰今歲再背約當
爲八乳北狗以報未幾蔡公即掉尾而前唐五所居犬
常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唐五所居犬乳媼
元年安國乳貓償鹿貓中宗曰李迥秀所居犬乳媼
漫錄曰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
犬償鄭府之鹿赤虎白龍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道
足矣守從之赤虎白龍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道
遥郡君飼以梁肉食縣邑常於馬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道
晉書曰庾翼嘗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然有
獸部

五

南史下彬爲禽獸沒
錄云狗性險而屈
宋詩曰犬帶
金鈴臥落花
黃奴
雪童
清異錄曰耒陽廖習之家
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
奴類黃耳
宋呂本中畜犬名雪童
園弄
漢靈帝熹平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
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袖稅狎
搖靴呼
淮南
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異袖稅而狎犬也
稅杖也
廣志曰蜀賓犬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
之
吠所怪
應其主
楚詞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名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
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割之猶蠕
動不可禁
淮南子曰狡狗之死也割之猶蠕蠕動也
呂氏
春秋曰飢狗盈宮漠然未見骨也見則動不可禁
蒙
未視
呀呀而走
上詳狗二說苑
柳宗元與楊誨
之書曰盧狗之遇鏃呀呀而走不

顧險阻惟辟惡禦災風俗通曰蜀賓犬善守衛著
 秦始殺狗磔四門以禦蟲災辟惡
 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犬豕交豺
 跪京房易傳曰狗豺之舅豺遇厥妖輒跪如拜狀酉
 好屠東坡志林曰狗豺之舅豺遇厥妖輒跪如拜狀酉
 子方不不禁然則禮天賓客之牛角尺亦不鄉飲酒烹狗於
 軻好屠狗史記荆抱臥賦偷家貧寒無鹽被抱犬而臥學
 亦飲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
 學士為孝元所禮侯鯖錄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
 申理其破題曰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餽引來猶羅續
 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取狗器也吠屠人
 迎宿客程氏遺書曰犬吠屠人杜詩犬迎曾宿客

嗽胡麻 舐魚碓好事集曰以胡麻麵啖犬則光黑而
 讓詩饒大 續貂不足 畫虎反類晉書曰趙王倫篡

每朝貂蟬盈坐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馬援戒子配
 書曰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西園弄狗以配

人謝母袁山後魏書曰光祿四年帝於西園弄狗以配
 其父求得一狗以謝其母不懷識喜怒善猜警詳

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其生一口識喜怒善猜警詳
 黃奴注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良為狗狼狐

又曰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良為狗說文曰優狻

往獫狫雅曰皆犬屬也獾狻南越犬名也

工徹穆天子傳狗名重狗四

原無投骨禮長者之前無使吠詳狗一狗監漢楊

獸部 狗四

無投與狗骨

為狗 狗盜 孟嘗君客 狗盜 孟嘗君客
 監罪而恐誅則因狗 王犬 述異記曰齊陽山有折弓者
 狗之驚以殺子陽 幽明錄曰王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
 雞鳴玉 天公狗 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扶將飛見
 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 海狗 海狗大如貓純黃色如
 伏井闌中云此天公狗也 行則投海漁人以 駁犬 唐
 常遊海背風沙中遙見船行以為即臘脯云 駁犬 唐
 技獲之蓋利其腎也 醫工以為即臘脯云 駁犬 唐
 書曰波斯 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國多駁犬 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流注而生所生之日或數十其行如風聲 龍狗 見穆
 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嘗吠過梁野 龍狗 見穆
 傳注龍龍謂猛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狗或曰龍亦狗名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狗五

原詩 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駁撮飛雉鷓鴣鷺皆盡
 收鳧驚安足視 唐蘇拯獵犬行曰獵犬未成行狐
 兔無柰何獵犬今盈羣狐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
 多挈躍常指天外狼立可口中嚼骨長毛衣重燒殘煙
 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
 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兔絕良弓喪 宋孔平仲狂
 犬詩曰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撐突盤盂翻搜爬堂
 廡汗逢人吠不止雞噪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
 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
 銜衣復抱膝屢叱不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

獸部

狗

狗

狗

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驪蹄齧豈中路安敢
攜汝歸重令兒女怖梅堯臣犬詩曰常隨輕騎獵不
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
華亭後莫將呼作龍梁肉纔經口蘇軾烏喙詩曰烏
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畫馴
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踐趁
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浮游似鵝
鴨登岸劇號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賞汝再拜謝厚恩
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李至呈修史
錢侍郎桃花犬歌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

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
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祇傍御牀
餽彩雲路熟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
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輜十數
程兩臂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顚顚萬人見者俱傷
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爲
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
書願君書此懲浮俗呂本中畜犬詩曰主人長年閑
柴戶終日閑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端如在籠鶴又
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恨無陸探微寫此

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元貢性之題犬詩
曰深宮飽食恣猙獰臥毯眠羶慣不驚却被卷簾人放
出宜男花下吠新晴

原賦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
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
近在朝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
其骨法也不可辨以釋傴僂踰雄姿猛相厄然高八
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雙睂如白
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
聞林獸之羣爭歛斷鑠而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

鼻微香眼裁輕跡盼睥而奮怒揮霍而振鬪譬天梁折
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駮折其脊拓捺熊羆
破其胃拚抄獸頭斷其鯢爪處如劒聲牙創似鉞刺視
其未死之間血泉湧如箭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
谷之峻厄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
其所折服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姪之
賓通聽百里夜吠信信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視
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
動南向嚙嚙則霍山頽耽精直視則曾丘礪虓赫奔突
則重闔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

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獒
槃瓠受之於鑾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駟
鐵之獨矯云何盧令之足書 晉傅休奕走狗賦曰蓋
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雋
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
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
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旣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
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
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後
豐顱促耳長義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

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
震茹黃而惜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
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鳥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
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
谷原無遯兔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遊兮步蘭皋而騁
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
狡兔旣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旣迅捷其無前又
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
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綽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
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矯而

盤桓
宋王禹偁園陵犬賦曰嘉彼御犬旣良且馴
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
而不親繡絙飾以煒煒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
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葵兮詎得同倫健
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
風暖掖庭花繁禁籞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
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
睥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旣
無吠乎投籤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
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

乎逐麋而捕鼠彼宋從之與韓獪又安得同羣而接武
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
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馘鼎以登仙對遺弓而
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顛載減負重鉤
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
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盡傷俾
守園陵之地且殊繫瓠之鄉縻索緇以璀璨琢籠檻而
熒煌仗陪鹵簿車逐輜輶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
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坏
之土亦足隄防表終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

夾脾有麤豪數尺能以頸上豪射物
禮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嘗穴居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虞衡志曰嶺南一種獺婦豬似山猪而小常噉田禾惟以機袖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
五行傳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
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長喙參軍
孔帖曰扶南人喜鬪豬
異物志曰鬱林大豬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買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豚名曰邪
空同子曰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
天中記曰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鄭頡

之豕

豕二

原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玃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禮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原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爲其母曰欲噉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史記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乃罷之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進丞相封平津侯又曰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郅都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增

洞冥記曰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

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原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常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

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旣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

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狔以進之道真食狔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齋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增晉書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俄而呂超殺纂伽藍記曰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後周書曰陸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續豕遂乳養之諸豚賴

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隋五行志曰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躍及鐙吏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罷獵

祿山事跡曰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爲異

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明皇曰豬龍也無能爲者 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 唐五行志曰元和八年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 又曰乾符六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椀缶置於水次 陶穀清異錄曰僞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仇池筆談曰王中令旣平蜀飢甚入一邨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因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

能食肉飲酒耶爲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鬣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食時兼用杏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箸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遂與之紫衣師號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冷齋夜話曰宋神宗一日見後苑有牧豕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詔付所司自是禁中不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因

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清波雜志曰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某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信信四日不食剖視之其左牡齒臼中得一如來像像如拇髻有珠如粟瞑目趺跏坐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夸堅志曰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為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

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纂要曰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洩城因禁民畜豬及大兵至召百官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去嗚呼豬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又曰正德十四年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豬違者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為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豕三

原剛鬣

攢錐

上詳豕一禮記下見郭璞豪彘贊

白頭

青爪

東觀漢記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
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槽是所居之處客退飲之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
何如曰入門可乎神荅曰豬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
之自是人家惟食園舞園白帖曰紫姑每食於園
恐豬不入門矣
徐州蕭縣民家豕在園舞又壯豕破甕繫杙魏志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齧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豬者乃逐
之行次豬忽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
豬擒之杙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杙音
也杙也
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子曰大豕為貆五
卑穢亦水畜也
燕昭王以大豕王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獮足如
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

水官舟而量之其化石能水水經曰蜻蛉縣有石
重千鈞其大無用
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今夸入
不敢往牧三才圖會曰豕之性能水牧豬之所必在
水草與犬交下馬搏與豕交有豕著進賢冠升聰
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鬪死殿上喜雨
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下見豕二大唐新語
發風埤雅曰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經
其味曰黍發風何東坡笑曰淳甫誣告豬肉
甫曰黍發風何東坡笑曰淳甫誣告豬肉
相商丘能養史記曰商丘子有養豬以相齏立名博物志
不償失火還半直曰上詳豕二東觀漢記後漢書
娶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商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獸部
豕
五
七

信難及

難及故也

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勿類
其同於己也則字之惟恐傷也

梁王琳每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其
戰艦千數以野豬爲名晉書曰韓

人也舒尉鄧林父病垂死
豬著臥屏風上因是遂差
性觸突

養客舍 畜林

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養豬賣豚故
三公鍾下二卿五門嘽嘽但聞豚聲

梓肥
遇槐止
本草曰檇梓葉飼豬

隆多羅者寓於四明精舍能通老獸
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

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士戲云此豬有
諸籬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奶料其

18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a vertical crease near the right edg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鬼由空

老翁餽司原獲輅嘗至郭

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

前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

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

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

瑞珍禽也盡芻豢傾園倉以養之豕

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

夢得宮朝野僉載曰唐洪

又曰饒陽李瞿曇勲官番滿選夜

仙藥占之曰毋豬狔主也君必得屯

偷躡履志惜曰吳中不一二夫于都假還至曲阿塘上

其宿土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都無比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卷四十七
彖

金鈴 懷神記曰李汾撫琴於四明山月夜有女子至
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留宿極歡汾偷女子青
檀履一隻女泣求不與及明見鮮血滿地驗履乃豬蹄
殼也汾惶駭尋血至山前張氏園中見一牝豕後足已
利一穀豕視汾目即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祭社
白張叟叟即殺之汾即棄山院別遊他邑
穰田 劉貢父詩話曰張端為河南錄府當祭社買豬已
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問端對曰
別市豬 淳于髡謂齊威王曰臣見道旁有穰田者操
滿車吾見其所持者袂所滿箕汗邪 棄而聽經 驅
之入草 東觀漢記曰承宮少孤家人令牧豕徐子盛明
謚高 宗人說彘 監市履豕 莊子曰祝宗人元端以
士傳 死吾將三月繫汝七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
之牢筴之中又曰止獲之問于監市履豕也每下愈
況豕大豕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

處愈知豕 久費五穀 愛食薄荷 晉書曰愍懷太子
肥之要 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拊其
背曰此兒當與吾家 洞微志曰僧辨聰遊五臺將還
京師有老僧託以書其上題曰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
僧竊啓視之云度眾生畢早來苟更強住切恐造業復
封之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於五丈河側見一小兒
逐一大豬名勃賀屠者趙氏豬能令羣豬不亂逸愛食
薄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豬遽食其 喜鬪
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其老僧亦化去矣
食生 詔尋傳蠻射豪豬生食其肉
豕四
原 不知檢 孟子狗彘食人而不為禮 禮居澤者不
黑面郎 承平舊纂曰桂林風俗日食蛙有來中朝為御
非姓名圭虫而已然較圭虫之奉養 烏將軍 幽怪錄
豕不勝於黑面郎哉黑面郎謂豬也 豕

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
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
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
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一更當來公大
憤曰吾力不能救將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
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
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
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豬蹄也俄聞哭聲漸
近乃父母昇輓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
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豬無前蹄走出而斃公
納其女為側室烏鬼懶真子曰杜詩家養烏鬼峽中士人
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豬龍東坡志林曰涪州
羣豬中獨呼烏鬼以別之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為泉
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以牝豬為母故以
名之泉在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一鯉莫有見
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不之信余不平其
見疑復禱於泉上已而復出愿大驚拜而去

增詩宋梅堯臣詠豕詩曰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
比為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飈澤雨作真聲向人出司原
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原文宋袁淑夫蘭王九錫文曰大京十年九月乙亥朔
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豬冊命大蘭王曰咨惟
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腩而洪茂長無
心以遊逸資參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
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
美也白蹄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於人口經
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

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
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原贊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
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又豪氣贊曰剛鬣之
族號曰豪猊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增啓梁庾信謝滕王賚豬啓曰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
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闌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
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
知其味

貓

增埤雅曰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
從苗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即旋斂如線其鼻端常冷
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
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貓亦如虎畫
地下食鼻頭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於土挂於樹
上格物論曰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及考爾雅注蒙
頌即蒙貴捕鼠勝於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詩曰有
貓有虎禮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史記東方朔
傳曰騏驎耳飛兔驪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
深宮曾不如跛貓尹文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往之

獸部

四庫全書卷四百三十六

貓

捷 采蘭雜誌曰貓一名女奴 酉陽雜俎曰其毛不
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 范蜀公記事
曰鞭以箠馬愈久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
鶴林玉露曰蘇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
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宋楊萬里詩曰朝慵
午倦誰相伴貓枕桃笙苦竹牀

貓二

增北史曰獨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
轉入陀家每以子日夜祀之貓鬼每殺人取其財物置

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陀後敗
免死 朝野僉載曰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
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縣邑被誅戮者數千
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又曰薛季
昶為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
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牙爪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
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舊唐書
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罵武后曰願得
一日為貓阿武為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
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畜貓 北夢瑣言曰左軍使嚴

導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
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俄
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
仕邵思野說曰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
戲佛像前有大琉璃餅為貓所觸剝然墮地因驚得疾
而薨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此故
實頗記憶否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
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秦檜之女小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
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為捕繫鄰民

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
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
因嬖人祈懇乃已續已編曰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
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使
驛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
之其貓盛罩以鐵籠納於空室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
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
蓋貓之王也

貓三

增白老

雪姑

稽神錄曰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

日甚樂然白老將至奈何因哭入溝中數月後罷官新
政家有貓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枚食之清異
錄曰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勝曰雪姑製名獻議南
虞大博宅失去貓兒色白名曰雪姑製名獻議南
新書曰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
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綠紗
爲帷聚其內以爲戲或謂博是貓精網目曰朱泚軍
中貓鼠相乳宰相常哀率羣臣賀崔祐甫曰可弔不
賀因獻洗面拱手則客至續墨客揮犀曰鄱陽
龔昇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
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貓正臥爐側
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太駭馳去後數日
捷音至二人皆高第矣帶金鎖臥錦衾曰楚州雜俎
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陽出貓有褐花者靈武有金叱撥青驄色者平陵城中
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傳
奇曰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爲
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

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虎威鼠將相貓法眼用金
之乃一大駭貓兒也虎威鼠將身要短面要虎
威聲要喊露爪能繚瓦脚長善走家面長雞絕種尾
大嬾如蛇又云耳薄不耐寒清異錄云貓名鼠將

過江投紙就洞呼仙北人嘗云貓不過楊子金山謂
山時翦一紙貓投水中則貓過金山則不捕鼠厭者至金
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則燕真川紀異曰河南永寧天壇
山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川紀異曰河南永寧天壇
獨貓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搏

鸚鵡號麒麟傳觀未編貓飢搏鸚鵡鸚鵡食之太出百官
鸚鵡號麒麟傳觀未編貓飢搏鸚鵡鸚鵡食之太出百官
號麒麟傳觀未編貓飢搏鸚鵡鸚鵡食之太出百官

號麒麟傳觀未編貓飢搏鸚鵡鸚鵡食之太出百官
號麒麟傳觀未編貓飢搏鸚鵡鸚鵡食之太出百官

識主傍我擲老鼠兩家不須爭將貓與裴諤遂納其貓
識主傍我擲老鼠兩家不須爭將貓與裴諤遂納其貓
之否此章停也五德如雞四季捉鼠萬壽寺有彬
其意蓋以諷京

其意蓋以諷京

貓

師者善言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
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貓見鼠不捕仁也鼠奪
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體也藏物雖密能竊
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貓竊
口中三坎提一口內有五坎提二季七坎提三季九
坎提四季言口內有九坎者能四季提鼠也眼如
一線價直數金一坤雅云近有人收牡丹圖者叢下有
之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此正午牡丹圖者叢下有
午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記事珠曰張搏好貓其
口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直數金

貓四

增詩宋黃魯直乞貓詩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牖翻盆
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貫魚穿柳聘含蟬 又謝周
元之送貓詩曰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

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蔡天啓乞貓詩曰
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秋闈腐儒生計惟黃卷
乞取銜蟬與護持 羅大經貓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
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曰白玉後貌藉錦茵寫經湖上淨名軒
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任從倉內鼠
鑽窺寧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裘共足溫
林希逸戲號麒麟貓詩曰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
夜寂無聲不曾捕鼠祇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陸游
贈貓詩曰裹鹽迎得小貓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媿家

貧策勲薄寒無檀坐食無魚 林逋貓詩曰纖鉤時得
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嫌尸素
在吾廬 劉潛夫詰貓詩曰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
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齧案頭書 李璜
以二貓送友人詩曰家生入雪白於霜更有敲鞍似鬧
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 又曰銜蟬毛
色白勝酥搗絮堆縣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
歎食無魚 金李純甫貓飲酒詩曰枯腸痛飲如犀首
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謀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丘
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

也應消得醉鄉侯 明文璧乞貓詩曰珍重從君乞小
狸女郎先已辦璫瑜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
書遣聘自將鹽裹箸策勲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
戲正是蠶眠二月初

文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
於樹顛而橫遭貓啗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
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蠟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
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
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
緣榻蕩几或踰尊舐盃或覆奩孔櫝或錯圖褫書汝於

是時僕伺須臾即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咆哮噫鳥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懼鮮不縮且遁矣而寂不汝聞杳焉其徂吾不意汝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枝攀柯摧莽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

置其棲又往如之返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

增議唐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而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母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埃無失微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